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六回 晚香亭夜月重期

卻說紅生與何馥正在諧謔之際，忽於几上拈著一卷《艷史》，取來一看，卻是文成與小友唐虞的故事。便掩卷而笑道：“天下果報循環原來如此迅速，祇是文成奸人妻小，後日被人取債，固理所當然。若那唐虞一節實為多事。”紅生道：“文成設局奸騙，壞人名節，情實可恨。至於唐虞之事，所謂小德出入可也。”何馥道：“當日也算唐虞的情好，若不肯從他，如何處置。”紅生道：“文成這樣厚情待他，豈有不感動之理？況此事不比婦人家，怕壞了甚麼名節。當日文成的小使秀僅說得好，今日世間人，那個不如此的。但惜其初會之夜即為俯就，忒覺容易了些。據著今時相處的朋友看來，再過幾月祇怕也難成事理。”何馥道：“莫說幾月，唐虞倘或不肯，就過幾年何益。祇為一時感他情厚，所以半推半就了。”正說話間，恰遇何半虛笑嘻嘻的躡進房來，邀著紅生去遊太湖，遂即閉了書房而去。三人一路說說笑笑，迤邐而行。忽遠遠望見一隻快船，飛也撐來。何半虛指著說道：“玉仙兄，你看那邊船裏來的，可不是個觀音出現麼。”紅生回頭一看，祇見那船中果有一位美麗女子。但見：臉映芙蓉，神凝秋水。眉纖纖而若柳，髮擾擾而如雲。怕著瞧時，意欲避而回眸轉盼。為含羞處，簾將下而微笑低頭。雖則是春風已識盈盈面，猶惜那玉筍難窺步步蓮。

那船內的女子一見紅生，卻便十分顧盼。祇見艙內又走出一個少年來，紅生仔細一看，認得是方蘭。連忙問道：“方兄，別來已多時了，為何再不到寺中一會，今卻往哪裏去？”方蘭聽見，便叫歇船。走到岸上相見，道：“紅兄還不知麼，舍弟因哭父過傷，身故已十餘日了。今孀母與舍妹俱到東門外關仙轉來，正要報兄得知。不期在這裏相會，省得小弟又要到寓驚動。”說罷，竟下船而去。紅生得了這個信息，怏怏不樂。明知是方蘭怪他，所以不來相報。祇得勉強盤桓了半晌，歸到寺中，便打點整備楮帛，往弔不題。

卻說何半虛自從見了方素雲，心下十分牽掛，竟不知是誰家女子，怎麼倒與紅玉仙相熟？便對紅生問道：“昨日在那湖邊相遇的是甚麼令親？”紅生一時失卻檢點，便把方公前日訂姻一事並方蘭平昔妒忌因由，備細說了一遍。正是：

逢人且說三分話，豈可全拋一片心。

何半虛聽著這番緣故，心下便起了一點不好的念頭，不住的轉道：“我何半虛若得了這樣美麗女子做了渾家，也不枉人生一世了。祇是紅玉仙既已訂姻在前，祇怕那方嫗不肯改變，怎生得一計較。先離異了他，便好圖就自己的親事。”又想到：“白秀村就在左近，我不若以弔喪為由，去望那方蘭，乘機挑撥，有何不可。”當下主意已定。遂備辦弔儀，寫了一個通家眷弟的名帖，竟向白秀村來。訪至方家，弔奠已畢，方蘭迎進客座，分賓主坐下。何半虛道：“令先祖與先祖何士恆，原係極相好的通家。不料年來疏闊兼以寒素，不敢仰扳。豈料令弟年甫弱冠，便爾蘭摧玉折，使弟輩聞之殊為扼腕。”方蘭道：“先叔既已去世，舍弟又值夭亡，家門不幸。一至於此，有辱賜弔，足見通家至誼。”何半虛又將些閑話說了一會。既不見素雲的影響，卻又不好問起，祇得沒趣而歸。

一日，正在家中悶坐，家僮忽報方公來拜。何半虛慌忙整衣迎進，方蘭再三致謝。既而一茶又茶，即欲起身告別。何半虛一把拖住，忙命廚下備酒相款。方蘭見如此厚情，躊躇不安。何生挽留就席，須臾酒至半酣。何半虛問道：“前日兄去關仙，果有驗否？”方蘭道：“這是孀母與舍妹要去。據著小弟看來，這也是荒唐之事，不足信也。”半虛又假意問道：“舟中那一位年將及笄的閨媛，是兄何人？”方蘭道：“這是舍妹。”何半虛即接口道：“原來就是令妹，未知曾受聘否？”方蘭道：“先叔在日，曾口許紅家。然無媒灼又不曾行禮，即孀母也不知詳細的。今先叔已故，紅玉仙家業罄然，家孀母意中尚有幾分未決。”半虛又問道：“如今令孀處還有幾位令弟？”方蘭道：“先叔祇有亡弟一個，今既相繼而亡。序著嫡支，應該小弟承祧。”何生道：“兄如此說，祇今家事既已歸兄，即令妹出嫁，亦惟吾兄做主。依我看來，得一佳婿便好，倘或錯配了對頭，不但令妹無倚，即吾兄家事，也難獨美了。”方蘭歎息道：“小弟鄙意，也是如此，祇是孀母有些猶豫耳。”何半虛擊節道：“是了。目前設有一人，原是舊家門第，家資約有四五千金，人材又甚出眾，不知兄肯撮合否？”方蘭道：“弟原要尋一人家。今承老兄見教，待歸與孀母商議妥帖，當即回復便了。”何半虛道：“實不相瞞，適纔所言就是小弟。祇因當時發了一個癡念，要求工容言德之配。若或不遇，情願終身不娶。所以蹉跎至今未諧伉儷。前一遇令妹，弟看來好個福相，因此特求足下作伐。”遂向袖中取出白金二十兩，遞與方蘭，道：“些須茶敬，伏乞笑留。事成之後，另有重謝。”方蘭愕然道：“婚姻大事，須憑家孀母作主。既承美意，小弟祇好從中幫襯，怎麼就蒙厚惠，這個斷不敢領。”何半虛道：“兄若玉成此事，後日媒禮當再找八十兩。倘或不成，今日薄意，也不消掛齒了。”那方蘭原是勢利之徒，聽說便想道：“這人倒也慷慨，我妹嫁他，料必不差。況紅玉仙平日待我刻薄無禮。今趁此機會，拆散了他。一則出了我的惡氣，二則家業可以獨吞，三則又得了他百金媒禮。倘若紅家有話，孀母自去理直，有何不可。”暗暗的打算一會，遂向半虛說道：“既承美情，權且收下。若是不能效勞，依先奉納。”當下酒散別去。

何半虛看見收了二十兩頭，想來事有可諧，心下暗暗歡喜。到了次日，祇見方蘭又來，笑容可掬，向著半虛說道：“昨日承教，小弟回去，在孀母面前竭力攛掇，已有八九分好指望了。但小紅在此，不便做事。須尋一事端，使他去了方妙。”何半虛道：“這個祇要令孀心允。如今世上沒頭官司甚多，祇消費一二百金就好超度這小紅了。”方蘭沉吟了一會，道：“若要事諧，必須如此。”何半虛點頭稱善，隨又置備酒飯，殷勤留款而別。

且說紅生自聞信後，過了幾日，備辦楮帛，親往弔奠。又作挽詩一章以挽之。其詩道：

爾死黃墟地，吾生白日天。

相依曾幾載，離別是今年。

夢斷憑蝴蝶，魂歸託杜鵑。

故人從此絕，流淚獨潸然。

讀罷，撫棺潸潸哀慟欲絕。方老安人出來相見，備訴方蕙身故之由，淚如雨下，極其悲痛。當晚仍留在白雲軒安寢。恰值方蘭以事出外，紅生秉燭獨坐，愀然長歎道：“死者難以復生，言念吾友竟作終身之別。生者姻好無期，雖獲訂盟，未審於歸何日。重來孤館，物是人非。想起當時執經問難，聚首一堂，寧復知淒涼欲絕，遂有今夕乎。”正在自言自語，忽見凌霄悄然走至。紅生笑問道：“姐姐間別多時，愈覺豐姿秀麗。當此夜闌，幸蒙賜降，豈巫山神女欲向襄王重作行雲之夢乎？”凌霄掩口而笑，低聲答道：“禁聲，小姐在外，誰逗你要來。”紅生又驚又喜，連忙問道：“果、果、果然小姐到來麼？”凌霄道：“小姐有句說話，要與郎君面講。特著妾來相報，已在窗外，好生迎接。”紅生聽說，欣喜欲狂。正欲趨步下階，祇見素雲已是翩然走進，掩扇低鬟，欲言又忍。紅生向前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小生風塵未品，瑣尾無似。向承令先尊不棄，許諧秦晉。及寓名軒，屢辱小姐瑤章見惠，每欲面謝談心，其如中外嚴隔。又不幸令先君物故之後，禍生几席，致為萋菲讒間，立被擯逐。今幸小姐惠然顧我，料必不棄寒微，實為萬喜。”素雲嬌羞滿面，低聲答道：“下妾生長深閨，言不及外。今因有事面陳，所以夜深逸出。曩者先君重郎才貌，將妾附託終身。豈知一抔之土未乾，而變生肘腋。細揣家母與獸兄，意中竟欲將我重栽桃李，更結朱陳。此事唯妾知之，設果事真，唯有以死相報。在君亦宜及早圖維，以成先君之志。”言訖歎泣下。紅生正欲啟口，忽聞後樓連聲叫喚。惟恐老安人知覺，遂急急的不及終語而退。紅生送出，凝眸悵望。祇見凌霄復回轉身來，遙語生道：“小姐著我傳語報郎，自後日乃是望夕，郎於向晚假以探望為由，再來過宿，小姐還要與你面會。切宜牢記，不可爽約。”紅生連聲應諾，回至軒中對著一盞半明不滅的孤燈，長吁短歎，展轉不寐。次早作別回寺，到了十五日薄暮，祇說探望方蘭，悄然獨自往扣。老安人祇得款留夜飯，仍宿於白雲軒內。

原來方蘭尚未歸來，所以素雲約在那一夜相會。當晚紅生坐在臥內守至二更，喟然歎息道：“月轉星疏，夜已將半，小姐之約謬矣。”沉吟之際，忽聞窗外輕輕步響，慌忙趨出一看，祇見凌霄獨自走至。紅生驚問道：“為何小姐不來？”凌霄道：“老安人雖已安寢，唯恐醒來叫喚。所以小姐出在晚香亭內，著妾請郎過去一會。”紅生遂同著凌霄，委委曲曲，轉過了幾層廊廡，始抵晚香亭。素雲傍著闌干，愁容滿面。見了紅生，低聲說道：“前夜正欲與君細話，不料母親呼喚，以致匆匆趨進，不及罄談。今又約郎相會者，非為別事。單因劣兄既不至館，曹先生又不終局而散。際此歲暮天寒，郎君獨自寓居寺內，老母供給漸薄，將若之何。故為郎計，不如收拾行李謝別寺僧速去，與令尊商議，央媒納採，方保無虞。若再逡巡，祇怕一墮兄母局中便難挽回了。百年之事，賤妾之命，皆係於此，郎勿視作等閑，而尚遲留於進退間也。”紅生道：“荷蒙小姐垂愛，豈不知感。但此事小生亦嘗終夜思維。祇因被盜之後骨肉分離，竟無寄足之地。若欲央媒納聘，非百餘金不能料理，須待冬底收租，或可措處。以是遲遲不果，非小生之不為留念也。”素雲道：“郎君所言亦是，但天下無有做不來之事。亦不宜守株待兔，坐見決裂。妾積有首飾微資，約計三十餘金，悉以贈君，少助一禮之費。又金簪一枝並君家原聘玉釵一股，送君帶去。雖微物不足以見珍意者，欲使郎君見簪如見妾容耳。”紅生道：“過辱卿卿雅愛，使小生沒齒難忘。但疇昔之夜，匆匆驚散，深可悵恨。今夕風清月朗，尊堂又值熟寢之際，未識小姐亦肯見憐否？”素雲正色道：“賤妾所以會管者，是為百年大事，豈肯蹈醜行而偷苟合之歡乎。妾頗知詩禮，固能以節自持。不謂君乃鬻門秀士，而曾不聞綏綏之狐之可鄙也。”言訖，轉身而逝。紅生一時春意勃然，便向前一把攙住凌霄，凌霄堅推不允。

要知巫山之雨，再能竊否？祇看下回便見。